

台灣貧窮女性化的再檢視

王德睦* 何華欽**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收稿日期：94/11/09，接受刊登：95/11/01

中文摘要

自 Diana Pearce 提出「貧窮女性化」的概念後，近三十年來學術界累積許多貧窮女性化的討論。由於貧窮女性化一開始是描述貧窮女性比例偏高的現象，並無明確的操作型定義，因此對於貧窮女性化的實證研究，也產生許多不同的測量與討論方式。經數十年來的實證研究發現，貧窮女性化的定義中，只有「貧戶裡面女性戶長的組成比重有增加的情形」這個定義較能成立。本文以性別群體為分析焦點，利用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分析 1990 年至 2003 年間台灣是否有貧窮女性化的現象？經過各種貧窮女性化的定義的分析討論，研究發現只有「貧戶裡面女性戶長的組成比重有增加的情形」的現象是明顯的，此發現與美國目前的研究結果一致。

關鍵字：貧窮、貧窮指標、貧窮女性化

Reexamining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Taiwan

Te-Mu WANG* Hua-Chin HO**

Abstract

Ever since Diana Pearc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pproximately 30 years ago, academia has accumulated voluminous related discussions. However, because the concept was created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of an exceptionally high proportion of females in poverty, it did not provide a clear and verifiable definition. As a result, a wide range of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iscussions on positivistic research of the concept have thus proliferated. After decades of positivistic research on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only one of its definitions,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 householders in poverty has increased,” received empirical suppor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s by DGBAS of the Executive Yuan, trie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phenomena involved in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occurred in Taiwan between 1990 and 2003. After verifying all the definitions involved in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this study has found only one phenomenon to be obvious: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 householders in poverty has increased. This finding is the same as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 in America.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indices,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壹、前 言

貧窮研究須重視社會整體的貧窮狀況，亦需瞭解貧窮的群體差異。在貧窮研究中重視社會整體貧窮狀況者，如 Citro and Michael (1995)、Ruggles (1990)、林松齡 (1991)、孫健忠 (1995、2002)、張清富 (1993) 等，致力於瞭解社會整體的貧窮趨勢，並討論致貧因素以及相關的福利制度演變，這類詳細的研究有助於理解社會整體的貧窮狀況。

除了對社會整體的貧窮狀況之重視外，由性別、年齡別來討論窮人的人口特性也累積相當多的文獻，如 Goldberg and Kremen (1990)、Hoffman (1992)、Jones and Kodras (1990)、Northrop (1990)、Pearce (1990)、Pressman (1989)、Rodgers (1990)、呂朝賢 (1996)、王德睦等 (2003)、王永慈 (2005)、孫健忠 (1995)、黃乃凡 (1995)、張清富 (1993)、薛承泰 (2004) 等，學者們深入探討貧窮家戶、人口的特性，討論年齡別貧窮率的變化，試圖找出生活處境不利的貧窮人口群，並探究貧窮程度的變化趨勢。而在這些豐富的研究討論中，女性議題是常被關懷的對象。

關於女性的議題，學者們藉由貧窮程度的性別差異或貧窮女性化的討論，來凸顯女性在社會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甚至貧窮加劇的困境。而本文承繼過去研究對此議題的關心，欲瞭解女性群體貧窮的現況，並試圖以指標來討論女性是否處於相對不利的處境。

在研究分析工具上，本文採用 Sen (1976) 之後的貧窮新指標討論，以近年來學界常用的貧窮新指標、具有貧窮率、強度、不均度的意涵，並針對性別貧窮之人口資料進行貧窮率分解，以便有更多的資訊來瞭解台灣是否存在貧窮女性化的現象，以豐富性別福祉議題的研究。

貳、文獻探討

一、貧窮女性化的定義分歧

貧窮研究不僅要分析社會整體的貧窮趨勢，也需瞭解個別群體的貧窮差異。在分析社會整體的貧窮趨勢方面，研究者常以貧窮率指標作為分析貧窮程度的判準，並以歷年貧窮率的變化趨勢來看社會整體的貧窮程度（Citro and Michael, 1995；Ruggles, 1990）。張清富（1993）分析台灣省的貧窮趨勢，並試圖找出致貧因素；孫健忠（1995）從制度與政策層面分析台灣的貧窮趨勢變化。從這類長期趨勢的研究，可以提供豐富資訊以瞭解社會整體的發展過程。除了研究社會整體的貧窮趨勢外，也有許多學者從貧窮群體差異著手討論，例如性別、年齡別差異等，其中貧窮的性別差異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受重視的議題。

有關貧窮的性別差異討論，主要是以貧窮女性化的討論最受關心。Pearce（1978）的研究中提出「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一詞，並指出貧窮已經快速的成爲一個女性問題，在經濟弱勢者中，女性逐漸佔有較大的比例。自 Pearce（1978）提出貧窮女性化一詞後，近三十年來，學術界無論是對於理論的釐清，亦或是經驗的檢證，均欲瞭解其所處之社會，是否存在 Pearce 所謂的貧窮女性化現象。

Bianchi（1999）指出貧窮女性化一詞，從 Pearce（1978）開始提出以來，女性化所指涉的意義並不清楚。貧窮女性化一詞的提出，是一種現象的描述，並無確切的理論定義，此種現象的描述主要在於凸顯出高度經濟發展社會中，女性因性別因素遭受到社會制度的差別待遇，因而產生貧窮惡性循環的現象。歸納過去的文獻，貧窮女性化的定義概略可區分成三大類：一是貧窮人口中女性的人口比例持續上昇（Pearce, 1978；McLanahan *et al.*, 1989）。二是指女性相對的貧窮風險（relative poverty risks）高於男性（McLanahan *et al.*, 1989；Bianchi, 1999）。三是指女性戶長貧戶占所有

貧戶的組成比例有上昇的趨勢 (Pressman, 1989 ; Pearce, 1990 ; Jones and Kodras, 1990 ; Goldberg and Kremen, 1990)。而前述三種定義皆指稱貧窮女性化爲一長期動態的過程，並且涉及兩性占總人口組成的比重多寡。因此，貧窮女性化是一種相對的概念，表示婦女經濟福祉相對於男性經濟福祉的變化情況。

二、台灣實證資料的討論

台灣女性處於性別、經濟不利的處境，在女性研究中不斷被彰顯，且「貧窮女性化」的研究近三十年來也是台灣學界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在過去的討論中有從女性何以成爲戶長的原因來討論，例如李美玲 (1994) 以婚姻解組來探討女性何以成爲戶長的原因；也有從女性戶長爲何處境不利的問題來分析，例如張清富 (1992) 以低收入戶的家庭結構說明女性戶長不利的經濟困境。研究中比較著重貧窮女性化概念探討的有鄭麗珍 (2001)、許雅惠 (2002)、李淑容 (2006) 等，而王永慈 (2005) 則由過去文獻中歸納出五種貧窮女性化的探討指標，並提出不同時期貧窮女性化指標數值的趨勢變化。舉凡有關台灣貧窮女性化的研究，呈現出豐富與多元的樣貌。

在實證研究中發現台灣社會中女性戶長家戶也有增加的趨勢。女性因婚姻變遷與解組，迫使她們處於相對不利的處境。黃乃凡 (1995) 指出女性戶長家戶自 1976 年起，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除了女性戶長比例有增加趨勢外，在貧窮家戶中，女性戶長的貧窮率增加程度比男性戶長增加更快，而且有逐年增加差距的現象。其研究結果指出，由於薪資的性別差異與職業隔離、法律上對婦女歧視與傳統角色的刻板認知等因素的影響，台灣在 1976-1991 年間女性的貧戶率高於男性，且有貧窮女性化的趨勢。此貧窮女性化的趨勢也由呂朝賢 (1996) 再次得到印證。

上述的研究均指出在 1990 年代前存有貧窮女性化的現象，而且對於貧窮女性家戶的類型、屬性、致貧原因等均有細述。而 1990 年代後，貧

窮女性化的現象是否持續？女性戶長家戶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否仍處於不利的處境？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由薛承泰（2004）的研究得到印證。

由於台灣地區近十年來女性戶長家戶比例上升，薛承泰（2004）試圖瞭解貧窮女性化是否存在於台灣地區，經由分析 1991-2000 年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料，發現女性戶長佔總家戶的比例，從 1991 年 11.92% 提升到 2000 年 19.05%，在這十年間有上升的趨勢。在貧戶中，女性戶長家戶比例十年間大致呈現上升趨勢，且女性戶長家戶貧窮率每年也都比男性戶長家戶高。然而進一步以「性別貧窮比」分析，發現貧窮性別差異十年間頗為穩定，因此可以說台灣地區「貧窮女性化」現象，只能算是方興未艾。

薛承泰（2004）的研究發現，與 1990 年前的貧窮女性化趨勢相比，其共同點在於台灣女性戶長家戶比例呈現上升的現象，而且貧窮女性戶長家戶比例也呈現上升，女性戶長貧窮率皆高於男性戶長貧窮率。然而研究結果卻截然不同，前者認為現象存在，後者認為方興未艾。綜觀兩研究結果的差異係方法的不同，在方法上有貧窮線、測量指標的差異，黃乃凡（1995）採用官方公佈的最低生活費標準當作貧窮線，而薛承泰（2004）則採用考慮均等比的「相對貧窮」測量。在測量指標的差異上，黃乃凡（1995）以女性戶長貧窮家戶（家戶人口）數佔總貧窮家戶（家戶人口）的比率作為貧窮女性化的指標，而薛承泰（2004）除了採用女性戶長家戶所佔的比例來分析外，並使用女性戶長家戶貧窮率之於男性家戶貧窮率之比（貧窮比）作為分析指標。在貧窮線的設定上，黃乃凡（1995）的作法容易低估整體的貧窮率，薛承泰（2004）「相對貧窮」線則是貧窮研究慣用的設定；在指標設定上，薛承泰（2004）所使用的「貧窮比」比較能看出兩個群體（女性家戶、男性家戶）貧窮率消長的關係。因此如何劃定合宜的貧窮線、決定合適的貧窮指標，著實影響分析結果，這成為貧窮女性化研究不可忽略的問題。

三、貧窮新指標的應用

近三十年來貧窮的性別差異討論，無論是贊成亦或是反對，其共通點皆以貧窮率作為衡量貧窮程度的標準，而貧窮率指標是貧窮研究最普遍、最常使用的測量指標，而上述文獻中台灣的實證研究也是以貧窮率為測量工具。貧窮率測量即是一種「數人數」(Headcount)、計算窮人佔總人口比例的方式。一般的社福施行效果評估，常以貧窮率的改善作為衡量的標準，在國內常以最低生活費劃定貧窮線，並以官訂貧窮率作為政策分析工具，在過去的研究中累積了許多文獻(何華欽等，2003)。

貧窮率雖然是一個常用的指標，然而此指標的適切性常受到學界的討論，Sen(1976)認為貧窮率指標所能提供的訊息較少，它僅能表達社會中民眾的貧窮風險發生率，但對於貧窮人口到底有多窮，以及窮人所得的分配是否勻稱的問題卻無法提供相關訊息。Sen認為傳統貧窮測量是去認定總人口中的窮人人數，此種測量通常計算窮人人數或計算窮人占總人口的百分比，然而卻無法看出窮人所得平均而言距離貧窮線的短缺程度，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建構一個較佳的指標來測量社會整體的貧窮程度。

Sen(1976)所建構的貧窮新指標同時蘊含三種貧窮指標的訊息，即窮人人數比例的多寡、窮人平均而言到底有多窮、窮人所得的分配程度是分散還是集中。Sen的新指標研究成為後進貧窮研究主要的參考依據，Atkinson(1987)、Foster *et al.*(1984)、Shorrocks(1995)、Thon(1979)等研究者皆努力補充與修改貧窮指標的缺點。近三十年來，這些研究討論雖仍未發展出被大家所公認之最佳貧窮指標，然而研究共識是一個好的貧窮指標至少要包含貧窮發生率(incidence)、強度(intensity)與不均度(inequality)，而具有此三項訊息的指標，也稱為TIP指標(the Three I's of Poverty，簡稱TIP)。Creedy(1998)指出TIP指標包含貧窮率的測量、貧窮深度的平均測量、羅倫斯(Lorenz)曲線的不均度測量，此種測量的目的是要明確的提供福利比較的依據，而且可以周詳的掌握多元訊息。

爲更適切的掌握貧窮的多元訊息，除了必要的貧窮率討論外，我們必須加進貧窮新指標來討論之。貧窮新指標不僅能提供我們檢測貧窮發生率與強度的群體差異訊息，也能顯現當下貧民間所得分配不均的訊息。而本文分析採用 Sen 指標的精神，認爲在討論貧窮女性化時，應同時考慮到貧窮率、貧窮強度、貧窮不均度的動態變化，掌握這三個基本資訊的要素，有助於深化研究貧窮女性化議題的方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究台灣貧窮人口的性別差異，是否存在貧窮女性化的現象，擬以學界常用的貧窮率指標以及貧窮強度、不均度之貧窮新指標爲研究工具，運用行政院主計處收集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作爲分析來源，分別觀察 1990-2003 年這 14 年間的貧窮性別差異程度，由這些時間點的資料來觀察是否有貧窮女性化的現象。下文中將說明本文使用的貧窮指標界定，與測量方法的使用。

一、貧窮線的訂定

在貧窮的界定上常以「家戶」爲單位，並設算家戶的經濟資源是否落入貧窮。但由於各種家戶型態的不同，因此常見的作法是計算家戶的均等所得，再由均等所得的多寡來看是否落入貧窮。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中，「戶長」是「經濟戶長」，所以資料中經濟戶長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所以「貧窮女性戶長家戶」意謂著以女性爲經濟戶長的家戶落入貧窮，而後再行計算貧窮率。

貧窮率的計算要訂出一條貧窮線。本文採用 Citro and Michael (1995) 所建立一套以食物 (food)、衣著 (clothing)、居家 (shelter)、基本設施 (utilities) 爲預算基準的乘數法，簡稱 FCSU 預算乘數法，來劃定貧窮線。本文歸納 Citro and Michael (1995) 的研究，貧窮線的訂定一般而言可分成以下幾個步驟：基準預算的設定、參考家庭的選擇、適當乘數的估算、

均等比的調整、地理差異的調整、家庭資源的界定。以下列出設定貧窮線的方式，此種設定方式曾發表於王德睦等（2003）文章中，而貧窮門檻與相關設定詳見附錄。

二、貧窮強度的測量

貧窮率是一個常用的測量指標，而一般貧窮研究中也常以貧窮差距（poverty gaps）來輔助討論。貧窮差距之測量標的，為窮人所得距離貧窮線的短缺數額，假設某個社會中有 n 個人，而窮人所得以 y_i ($i = 1, \dots, q$ 人) 來表示，設若貧窮線為 z ，則該社會的貧窮差距總和即為 $\sum_{i=1}^q (z - y_i)$ 。

當貧窮差距考量貧窮人口規模後，將貧窮差距總和除以貧窮總人口，此平均化後的數值則稱為貧窮強度指標。此種平均量可作為測量整體貧窮程度的指標，其測量方式如公式(1)所示（Osberg and Xu, 2000）。

$$I = \frac{1}{q} \sum_{i=1}^q \left(\frac{z - y_i}{z} \right) \quad (1)$$

貧窮強度指標 I 的數值介於 0 與 1 間，當 $I = 0$ 時表社會中無窮人存在；當窮人所得都為 0 時則 $I = 1$ ，然而這兩種極端的情形都不可能存在。貧窮差距讓我們知道，窮人距離貧窮線有多遠；而貧窮強度指標則可以讓我們知道所有窮人平均而言距離貧窮線多遠。貧窮強度指標可以充實貧窮率資訊不如的現況（Beckerman and Clark, 1982）。

三、貧窮不均度的測量

衡量一個國家所得分配的不均，最常使用的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本文依據 Sen（1976）的作法，將吉尼係數應用在計算貧窮人口的所得不均的現況。依據 Sen（1976）的討論，吉尼係數的分解可以寫成下式：

$$G = \frac{1}{2q^2m} \sum_{i=1}^q \sum_{j=1}^q |y_i - y_j| \quad (2)$$

G 代表吉尼係數， q 為窮人人數、 m 為窮人所得的平均數、 y_i 為第 i 個窮人的所得、 y_j 為第 j 個窮人的所得，因為絕對值計算不易，因此由上式進一步分解可以得到下列的計算式：

$$G = 1 + \frac{1}{q} - \frac{2}{q^2m} \sum_{i=1}^q y_i (q+1-i) \quad (3)$$

公式(3)考慮到窮人人數、窮人所得平均數、窮人貧窮的順序 (ordinal) 權數，我們將以此公式作為貧窮不均度的測量基準，如果吉尼係數越大，則表示窮人所得越不平均。反之，如果吉尼係數越小，窮人所得分配越均勻。

過去對於貧窮女性化的研究，常以貧窮率的變化作為研究分析依據，而本文則將貧窮率、貧窮強度、貧窮不均度的指標加以應用，盼有助於分析台灣是否存在貧窮女性化的現象，給予新指標方法的討論。

肆、貧窮指標的分析運用

貧窮女性化一詞如文獻所述並無明確的定義，貧窮女性化是否意謂貧窮人口中女性的人口比例持續上昇；還是指女性相對的貧窮風險高於男性；亦或是女性戶長貧戶占所有貧戶的組成比例有上昇的趨勢。此三個定義屬於運用貧窮率指標的範疇，需要界定窮人並計算窮人組成百分比，本文將逐一檢討這三的定義，並嘗試將 Sen 指標的精神帶入討論，進一步以貧窮強度與不均度來解釋台灣是否存在貧窮女性化的現象。

一、貧窮率指標的測量

(一) 女性貧窮人口比例是否持續上昇

貧窮女性化是否意謂著貧窮人口中女性的人口比例持續上昇？依此定義則需獲得歷年男性與女性貧民組成的百分比，才足以呈現是否有此性別差異。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是以經濟家戶為單位，貧窮的界定也常以家戶為分析單位，因此在計算女性貧窮人口時，則所有貧戶中的女性均要計入，男性亦然。

表 1 貧民組成百分比的性別差異

年代	男性貧民組成	女性貧民組成
1990	49.85%	50.15%
1991	51.84%	48.16%
1992	49.63%	50.37%
1993	50.40%	49.60%
1994	50.04%	49.96%
1995	50.89%	49.11%
1996	49.47%	50.53%
1997	49.30%	50.70%
1998	50.12%	49.88%
1999	49.40%	50.60%
2000	49.11%	50.89%
2001	49.13%	50.87%
2002	48.70%	51.30%
2003	48.52%	51.48%

資料來源：計算 1990-2003 年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料獲得

表 1 列出 1990-2003 年貧民組成的性別差異，貧民組成百分比的性別差異不大，男性與女性貧戶約占 50%，女性貧民組成百分比並無明顯的持續增加，因此貧窮女性化若定義成女性貧民組成的比例持續上升，則在表 1 中未獲資料支持。

貧窮的認定是以家戶總體經濟資源多寡來做判定，而非以個人所得。

若家戶經濟資源低於貧窮線則整戶家戶皆視為窮人。因此貧窮女性人數可能來自貧窮女性戶長家戶，也可能來自貧窮男性戶長家戶中，如此貧民組成百分比就會接近性別人數比例。因此以貧民組成百分比的性別差異來說明貧窮女性化現象是較不易獲得資料佐證。

(二) 女性相對貧窮風險是否高於男性

如果說貧窮女性化是指女性相對的貧窮風險 (relative poverty risks) 高於男性，那麼相對貧窮風險的意義是什麼？相對的貧窮風險是指女性貧窮率與男性貧窮率的比值，或稱為貧窮比 (Bianchi, 1999; McLanahan *et al.*, 1989; 薛承泰, 2004)。相對貧窮風險的計算，我們以女性與男性的貧戶率相除來計算。如果相對貧窮風險數值為 1，則代表男性家戶與女性家戶的貧戶率相同，也就是相對的貧窮風險相同。當相對貧窮風險數值大於 1 時，則表示女性貧窮風險高於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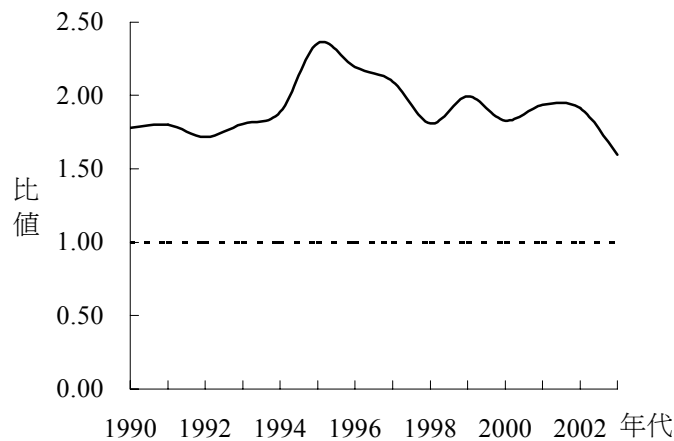


圖 1 女性家戶相對於男性家戶的貧窮風險

圖 1 為女性家戶相對於男性家戶的貧窮風險，實線曲線為相對貧窮風險的比值，虛線為相對貧窮風險等於 1。由圖中顯示，實線曲線都大於 1，

顯示女性家戶的相對貧窮風險高於男性。在 1990-1995 年，女性相對貧窮風險不斷增加，比值由 1990 年 1.78，提升到 1995 年的 2.36。相對貧窮風險以 1995 年為分水嶺，在 1995 年後，女性家戶相對貧窮風險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在 2003 年女性家戶的相對貧窮風險降到 1.60。

圖 1 中女性家戶的貧窮風險皆大於男性家戶，確實呈現女性風險較高的現象。如果說貧窮女性化是貧窮女性家戶的貧窮風險高於男性，而且這是一個動態持續增強的過程，那麼圖 1 的資訊證明在 1995 年之前，女性家戶的相對貧窮風險增加確有貧窮女性化加劇現象，然而 1995 年之後至今女性相對貧窮風險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比值上仍介於 1.5~2.5 倍之間，就動態持續上升的定義而言，似乎不存在貧窮女性化現象。

(三) 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是否持續上升

貧窮女性化是否意謂著女性戶長貧戶佔所有貧戶的組成比例有上昇的趨勢？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 (Pearce, 1990; Jones and Kodras, 1990; Pressman, 1989; Goldberg and Kremen, 1990)，「女性戶長貧戶組成」在美國確實有上升的趨勢。以此定義來分析台灣的資料，是否會有相同的趨勢結果？

圖 2 為性別差異的貧戶組成變化，實線代表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百分比的歷年趨勢，而虛線則代表男性。男性戶長貧戶組成的百分比持續降低，而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的百分比則是呈現上升的趨勢。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由 1990 年 18.9% 上升到 2002 年 32.85% 最高，而後在 2003 年稍微下降，女性戶長貧戶組成雖然在 1998、2000、2003 年有稍微降低的變化，但是整體而言是呈現緩緩上升的現象，如果貧窮女性化意謂著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持續上升，則台灣的資料顯示似乎有貧窮女性化的現象存在。

為了更進一步瞭解台灣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持續上升的現象，為釐清台灣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持續上升的現象是何種因素所造成？本文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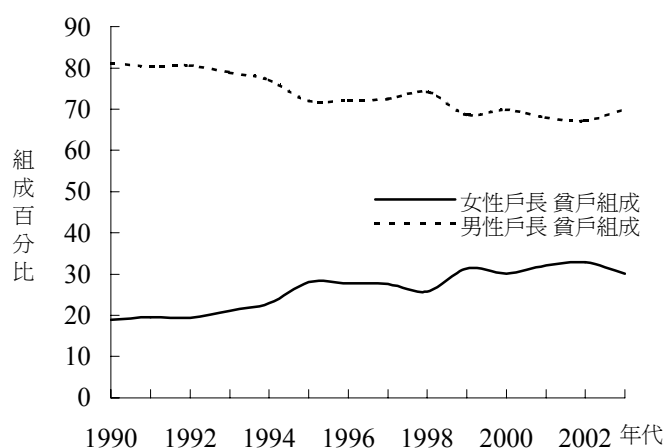


圖 2 貧戶組成變化的性別差異

粗率線型分解方法（陳寬政等，1986；王德睦與呂朝賢，1997；王德睦等，2005）來分解女性貧戶組成，期能找出最大的影響因素為何。

女性戶長貧戶組成，係女性戶長貧戶數量占所有貧戶數量的比例，而透過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的公式分解（詳見附錄），正可以得到女性家戶貧戶率（女性貧窮率）、女性家戶組成比例、總貧戶率（總體貧窮率），分解出此三項更能掌握女性戶長貧戶組成與貧窮女性化的意涵。

表 2 列出歷年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百分比與歷年女性家戶貧戶率的變化、女性家戶比例的變化、總貧戶率的倒數貧窮不均度變化、與三者交互作用等四種影響之數值。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百分比，在表 2 中由 1990 年 18.90% 上升至 2003 年 30.02%，其中 1992、1996、1997、1998、2000、2003 年有微幅下降的趨勢，但整體趨勢看來大致上呈現穩定成長的態勢。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百分比穩定成長的趨勢，如 Kelso（1994）所述符合美國討論貧窮女性化的意涵。

表 2 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的粗率分解

年代	女性戶長 貧戶組成 (R _t) %	女性家戶貧戶率 (WPR) 的影響	女性家戶比例 (WHR) 的影響	總貧戶率的 倒數 (1/PR) 的影響	交互作用的 影響
1990	18.90	-	-	-	-
1991	19.60	-0.00992	0.00521	0.01224	-0.00059
1992	19.43	-0.00198	0.01149	-0.00387	-0.00031
1993	21.14	-0.03044	0.02177	0.03694	-0.00588
1994	22.91	-0.08315	0.03262	0.15983	-0.06930
1995	28.02	-0.02801	0.04238	0.07969	-0.00287
1996	27.76	-0.02713	0.05442	0.06269	-0.00135
1997	27.55	-0.04654	0.06181	0.08639	-0.01519
1998	25.76	-0.04190	0.07773	0.04547	-0.01276
1999	31.37	-0.07146	0.11495	0.12462	-0.04343
2000	30.13	-0.07388	0.12135	0.11226	-0.04742
2001	32.07	0.00397	0.13051	-0.00318	0.00043
2002	32.85	-0.00573	0.14336	0.00366	-0.00177
2003	30.02	-0.05051	0.15597	0.03541	-0.02973

註：本表以 1990 年為基期，女性家戶貧戶組成為 18.9%，女性家戶貧戶率 (WPR) 為 8.57%、女性家戶比例為 11.6%、總貧戶率的倒數為 0.19011，分解各年的因素影響力。

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百分比穩定成長的態勢，到底是何種因素影響較大所造成？經由粗率分解可以得到此問題的答案。在表 2 女性家戶貧戶率的影響方面，由於在分析年中以 1990 年的女性家戶貧戶率為次高（2001 年最高），因此除了 2001 年外均為負值，2001 年台灣平均所得負成長，連帶影響女性戶長家戶貧戶率也最高，因此在粗率分解影響力中呈現正值；而在女性家戶比例方面，呈現上升的趨勢，由 1990 年的 11.6%，逐年上升到 2003 年的 21.17%，此上升趨勢代表女性戶長家戶有增多趨勢，其粗率分解影響力均為正值；另一方面，總貧戶率的倒數的趨勢則是變化差異大，並無明顯一致的趨勢出現，除了 1992 與 2001 年以外，其影響均呈現正值。由於總貧戶率在 1992 與 2001 年有較高的貧戶率，在粗率分解中取倒數後呈現比 1990 基準年貧戶率倒數還小，因此在與基準年倒數相減時，會呈現負值。

就表 2 內的數值而言，以「女性家戶比例」的因素影響力最大、總貧戶率倒數影響力次之、女性家戶貧戶率影響力最小。「女性家戶比例」的因素影響力最大，意謂著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的增加，最大的原因係台灣社會中女性戶長家戶相對增多了，這個論點與 Kelso (1994) 的論點一致。如果貧窮女性化意謂著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持續上升，則此現象的產生主要是台灣社會中女性戶長家戶相對增多的結果。

二、貧窮強度指標的測量：女性戶長家戶貧窮強度是否持續上升

上述三種定義分析皆以貧窮率指標作為分析工具，然而貧窮強度指標資訊則可以提供不同的訊息。貧窮強度意謂著窮人平均而言距離貧窮線的距離，如果貧窮強度越強，則表示窮人平均所得距離貧窮線越遠、越貧窮。本段落嘗試以貧窮強度指標來檢視性別群體的差異，進而討論是否有貧窮女性化的現象。

圖 3 為貧窮強度的性別差異，實線曲線為女性家戶貧窮強度，虛線曲線則屬於男性。圖 3 顯示，1990-1997 年間，男女家戶貧窮強度互有消長，而 1998-2000 年間，女性貧窮強度較強，1998 年強度為 19.78%、1999 年為 22.87%、2000 年為 19.04%，顯示貧窮女性家戶的平均所得距離貧窮線的距離，比貧窮男性家戶還遠，也意謂著較為貧窮。然而特例是 2000 年後女性貧窮強度稍低於男性，但貧窮強度資訊仍需與貧窮率輔助，2000 年後女性貧窮率整體高於男性，而貧窮強度稍微減弱，顯示女性貧戶有經濟有好轉的跡象。

為了讓貧窮強度的性別差異更清楚的圖示顯現，我們以貧窮強度比繪出圖 4。圖 4 虛線部分為對照組，其比值為 1，表示貧窮女性家戶與貧窮男性家戶的貧窮強度相同。實線部分為女性家戶貧窮強度除以男性貧窮強度的比值，如果強度比值大於 1，則表示貧窮女性家戶較為貧窮。由圖 4 的資訊顯示，女性家戶貧窮強度比值大多高於男性，尤以 1997-2000 年相對較高，然而比值在 2000 年後明顯低於 1。如果說貧窮女性化是貧窮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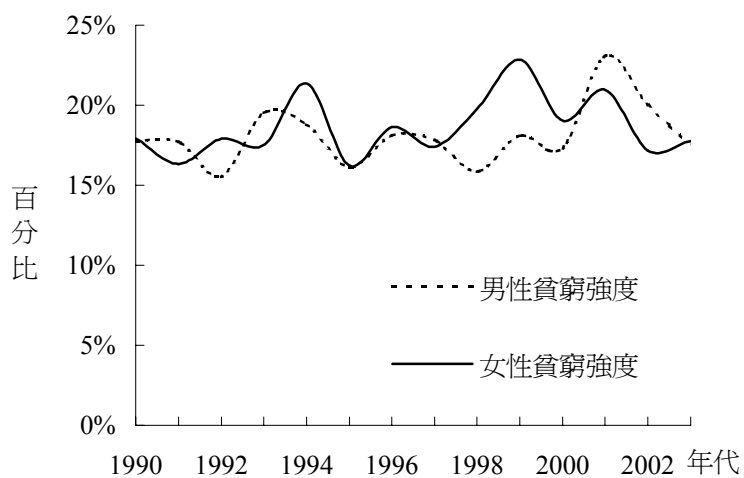


圖 3 貧窮強度的性別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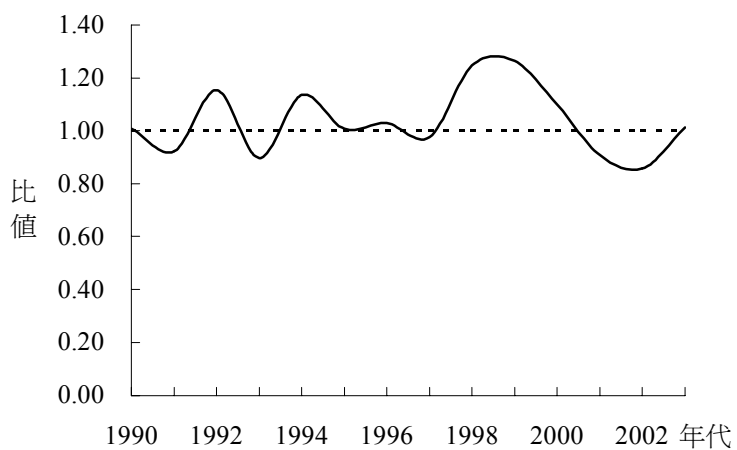


圖 4 貧窮強度比的性別差異

家戶的貧窮強度高於男性，而且是個長期持續增強的過程，那麼圖 3、圖 4 的資訊顯示，並無明顯持續增強的貧窮女性化現象。

三、貧窮不均度指標的測量：女性家戶的貧窮不均度是否持續上升

除了貧窮強度指標外，本文進一步以吉尼係數（Gini）來評估家戶的貧窮不均度。不均度意謂著家戶所得分配呈現不均、變異大的趨勢。圖 5 為不均度的性別差異，實線曲線為貧窮女性家戶的吉尼係數，此曲線僅在 1997 年低於貧窮男性家戶，其餘年代皆呈現高於貧窮男性家戶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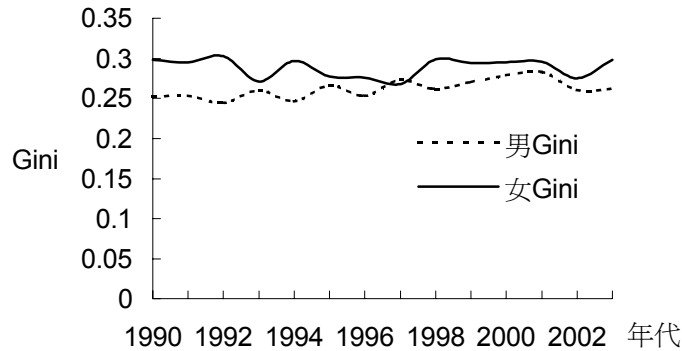


圖 5 不均度的性別差異

圖 5 的資訊顯示，貧窮女性的家戶所得變異程度較男性家戶大、較不均，其所得分配形狀較為分散，然而貧窮男性家戶的不均程度仍須重視，此不均程度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在 1997 年之後逐漸貼近女性的不均曲線。所得不均的現象雖以貧窮女性家戶較為不均，然而也不可忽視貧窮男性家戶所得不均的現象，男性與女性貧窮家戶的所得不均度均介於 0.25~0.30 之間，相互緊貼的狀況下，貧窮女性的不均度並無明顯的持續增加現象，也因此並無明顯持續增強的貧窮女性化現象。

伍、結 論

早期貧窮女性化一詞的提出，並無確立清楚的概念定義，以致於貧窮女性化的討論與認定產生相當大的歧異。國內的研究（黃乃凡，1995；呂

朝賢，1996）指出在 1990 年之前台灣確實有貧窮女性化的現象存在，而 1990 年後至今貧窮女性化的現象則是方興未艾（薛承泰，2004），這兩個時期研究的共通點是女性戶長家戶比例呈現上升的現象。經本文研究發現在 1990-2003 年間台灣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百分比，整體呈現穩定成長趨勢。如果貧窮女性化意謂著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有穩定成長的現象（Kelso, 1994），則此趨勢符合此定義下的貧窮女性化現象，而且也僅有這個定義成立。影響這種穩定成長的現象，由粗率分解證明主要是因為台灣社會中女性家戶的比例不斷上升的結果，相對影響了女性家戶落入貧窮的風險。

貧窮女性化的討論不應只侷限在貧窮率指標的方法，也應增加貧窮強度與貧窮不均度的討論。在本文討論中增加了貧窮強度、貧窮不均度的方法討論，經本文測量發現女性貧窮強度相對而言較男性高，然而經貧窮強度比的討論發現，1995 年之前貧窮強度比是逐年上升的，而 1995 年之後則呈現逐年下降，因此也無法證實貧窮女性化持續增強的動態過程。在貧窮家戶所得的不均度討論中，女性貧窮不均度也無持續動態增強的過程，因此貧窮女性化的現象則不明顯。經由貧窮強度與貧窮不均度指標的測量，更能證實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女性戶長家戶之於男性家戶之「貧窮比」不明顯、「強度比」不明顯、「不均度」不明顯，但是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則有穩定成長的現象。

陸、附 錄

一、貧窮線設定方式

Citro and Michael（1995）的門檻公式表示如下， m_1 、 m_2 代表乘數，需依據家戶的收支來進行設算。

$$T = [(m_1 \times \text{FCSU 消費 15th 百分位數}) + (m_2 \times \text{FCSU 消費第 25 百分位數})] / 2 \quad (4)$$

關於乘數的求算是依據 FCSU 相對於交通運輸、個人照顧、教育、閱讀費用估算而得出。經過乘數與貧窮門檻設算，我們得出各年的貧窮門檻如下表，表中的門檻依地區別分別計算，此門檻為四口之家的門檻，在貧戶設定上尚須考慮均等比作調整。

表 3 四口之家貧窮門檻

	台北市	高雄市	台灣省
1990	24211	19569	16411
1991	27481	21215	18638
1992	29239	24217	20432
1993	30373	25708	22105
1994	33398	27746	22325
1995	36558	31093	24299
1996	39613	31561	25360
1997	40155	33540	26212
1998	42167	32997	27178
1999	43283	32525	27123
2000	43642	30442	27204
2001	45281	29493	27089
2002	43692	28297	26650
2003	45421	28591	26963
2004	42267	30108	28020

資料來源：計算 1990-2003 年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料獲得。

二、粗率線型分解

文獻中提到貧窮女性化的定義概略可區分成三大類：一是貧窮人口中女性的人口比例持續上昇（Pearce, 1978；McLanahan *et al.*, 1989）。二是指女性相對的貧窮風險（relative poverty risks）高於男性（McLanahan *et al.*, 1989；Bianchi, 1999）。三是指女性戶長貧戶占所有貧戶的組成比例有上昇的趨勢（Pressman, 1989；Pearce, 1990；Jones and Kodras, 1990；Goldberg and Kremen, 1990）。第一大類的理論討論，在經驗分析上需要女性的貧窮率；第二大類的理論討論，在經驗資料上需要分析女性相對於男性貧窮率的比值。而這兩大類理論皆需要使用到「女性貧窮率指標」，因此在粗率

線型分解中需要討論到此指標要項。第三大類的理論討論，在經驗資料上要觀察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的變化趨勢，在 Kelso (1994) 的理論討論中說明「女性家戶比例」在美國有增加的趨勢，而且強調貧窮女性化的討論也僅有「貧戶裡面女性戶長的組成比重有增加的情形」，因此在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的粗率線型分解中，也需要考慮台灣「女性家戶比例」在趨勢上是否與美國一致，如此才符合 Kelso 的論證。如前言所述貧窮研究須重視社會整體的貧窮狀況，亦需瞭解貧窮的群體差異，反過來說，瞭解貧窮的群體差異也需放在社會整體的貧窮狀況脈絡中來討論，因此「總體貧窮率」的變化趨勢是貧窮研究中常被討論的要項。基於理論的考量，女性戶長貧戶組成比例的粗率線型分解公式，我們納入「女性貧窮率」、「女性家戶比例」、「總體貧窮率」三者一起考慮，然而公式中「總體貧窮率」取倒數是為了讓公式恆等，但不會影響整體分析，例如總體貧窮率高，取倒數後則變成最小，只要分析上小心注意即可。

如上理論所述，女性戶長貧戶組成，係女性戶長貧戶數量占所有貧戶數量的比例，而透過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的公式分解，正可以得到「女性貧窮率」、「女性家戶比例」、「總體貧窮率」倒數，分解出此三項更能掌握女性戶長貧戶組成與貧窮女性化的意涵。

在公式(5)中， R_t 為第 t 年女性戶長貧戶佔貧戶的比例（女性貧戶組成），也就是第 t 年女性戶長貧戶組成。 WP_t 為第 t 年女性戶長貧戶數量； P_t 為第 t 年所有貧戶數量。

$$R_t = \frac{WP_t}{P_t} \tag{5}$$

$$= \frac{WP_t}{WH_t} \cdot \frac{WH_t}{H_t} \cdot \frac{H_t}{P_t}$$

$$= WPR_t \cdot WHR_t \cdot \frac{1}{PR_t} \quad (6)$$

R_t ：第 t 年女性戶長貧戶佔貧戶的比例

P_t ：第 t 年貧戶數量

H_t ：第 t 年總家戶數

PR_t ：第 t 年貧戶率（總體貧窮率）

WP_t ：第 t 年女性戶長貧戶數量

WH_t ：第 t 年女性戶長家戶數量

WPR_t ：第 t 年女性家戶貧戶率（女性貧窮率）

WHR_t ：第 t 年女性家戶比例（女性家戶比例）

公式(5)經過分解後，可以得到公式(6)，由公式(6)可知，第 t 年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爲第 t 年女性家戶貧戶率（ WPR_t ），乘上第 t 年女性家戶比例（ WHR_t ），再乘上第 t 年貧戶率（ PR_t ）的倒數。而後我們以粗率分解的方式來分解 R_t ，令 U_t 代表觀察年女性家戶貧戶率（ WPR_t ）與比較基準年女性家戶貧戶率（ WPR^* ）的差異，令 V_t 代表觀察年女性家戶比例（ WHR_t ）與比較基準年女性家戶比例（ WHR^* ）的差異，令 W_t 代表觀察年貧戶率的倒數（ $1/PR_t$ ）與比較基準年貧戶率的倒數（ $1/PR^*$ ）的差異，當我們將 U_t 、 V_t 、 W_t 代入公式(6)後，得公式(7)。

$$\begin{aligned} & \text{令 } U_t = WPR_t - WPR^* \quad V_t = WHR_t - WHR^* \quad W_t = 1/PR_t - 1/PR^* \\ & R_t = (WPR^* + U_t) (WHR^* + V_t) (1/PR^* + W_t) \\ & = (WPR^* \cdot WHR^* \cdot 1/PR^*) \\ & + (U_t \cdot WHR^* \cdot 1/PR^*) + (V_t \cdot WPR^* \cdot 1/PR^*) + (W_t \cdot WPR^* \cdot WHR^*) \\ & + (U_t \cdot V_t \cdot 1/PR^* + U_t \cdot W_t \cdot WHR^* + V_t \cdot W_t \cdot WPR^* + U_t \cdot V_t \cdot W_t) \end{aligned} \quad (7)$$

公式(7)說明：

$$\text{基準年 } R_t \text{ 值} = (WPR^* \cdot WHR^* \cdot 1/PR^*)$$

$$\text{女性貧窮率的變化} = (U_t \bullet WHR^* \bullet 1/PR^*)$$

$$\text{女性家戶比例的變化} = (V_t \bullet WPR^* \bullet 1/PR^*)$$

$$\text{總體貧窮率倒數的變化} = (W_t \bullet WPR^* \bullet WHR^*)$$

互動項

$$= (U_t \bullet V_t \bullet 1/PR^* + U_t \bullet W_t \bullet WHR^* + V_t \bullet W_t \bullet WPR^* + U_t \bullet V_t \bullet W_t)$$

公式(7)代表觀察年 R_t 之數值，為基準年 R_t 值加上女性家戶貧戶率的變化、女性家戶比例的變化、貧戶率的倒數的變化，而後加上互動項的數值。因此只要運用於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獲得歷年的女性貧窮率、女性家戶比例、總體貧窮率，而後透過上述的分解設算，即可得知何種組成影響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百分比甚巨。

女性戶長貧戶組成 (R_t) 如公式(6)所示，是由女性貧窮率、女性家戶比例、總體貧窮率的倒數相乘而得。在分析其歷年趨勢變化時，必須逐一分解出三個組成成分變化的影響力，看看是否是女性貧窮率影響組成較大、亦或是女性家戶比例影響組成較大、或總體貧窮率影響較大。

我使用公式(7)粗率分解的方式，以 1990 年為比較基準年，將歷年女性戶長貧戶組與基準年的差異，分解成女性貧窮率的變化、女性家戶比例的變化、總體貧戶率的倒數的變化、與以上三者的交互作用等四種影響。試著比較此四種影響力的大小，找出影響女性戶長貧戶組成的最大因素。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永慈（2005）臺灣的貧窮問題：相關研究的檢視，台大社會工作學刊，10: 3-54。
- 王德睦、何華欽、呂朝賢（2003）兒童與成人基本生活費用的差異，調查研究，13: 5-38。
- 王德睦、何華欽、呂朝賢（2005）貧窮的測量：發生率、強度與不均度，人口學刊，30: 1-28。
- 王德睦、呂朝賢、何華欽（2003）台灣貧窮門檻與測量的建立：FCSU 的應用，台大社會工作學刊，8: 1-46。
- 王德睦、呂朝賢（1997）人口老化與貧窮，孫得雄、齊力、與李美玲主編，人口老化與老年照顧，69-87，台北：中華民國人口學會。
- 何華欽、王德睦、呂朝賢（2003）貧窮測量對貧窮人口組成之影響：預算標準之訂定與模擬，人口學刊，27: 67-104。
- 呂朝賢（1995）貧窮的性別與婚姻屬性差異，婦女與兩性學刊，6: 25-54。
- 呂朝賢（1996）貧窮女性化與貧窮程度的性別差異，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2): 221-256。
- 呂朝賢（1998）台灣的貧窮問題：理論的定位、檢證與政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
- 呂朝賢（1999）社會救助問題：政策目的、貧窮的定義與測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2): 233-63。
- 李美玲（1994）二十世紀以來台灣人口婚姻狀況的變遷，人口學刊，16: 1-15。
- 李美玲（1997）台灣老年女性的經濟處境與經濟安全，孫得雄、齊力、與李美玲主編，人口老化與老年照顧，151-176，台北：中華民國人口學會。
- 李淑容（2006）貧窮女性化之研究：兼論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之使用，政大社會學報，38: 57-87。
- 林松齡（1991）貧窮問題，楊國樞、葉啓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301-325，

台北：巨流。

林美伶、王德睦（2000）貧窮門檻對貧窮率與貧窮人口組成之影響，*台灣社會福利學刊*，1: 115-55。

林萬億、李淑容、王永慈（1995）我國社會救助政策之研究，台北：內政部研究報告。

孫健忠（1995）台灣地區社會救助政策發展之研究，台北：時英。

孫健忠（2002）台灣社會救助制度實施與建構之研究，台北：時英。

許雅惠（2002）性別、依賴、就業力—台灣婦女的經濟弱勢與保障，*台大社會工作學刊*，6: 123-173。

陳寬政、H. Winsborough、李美玲（1986）台灣地區的人口週期與人口控制，瞿海源、章英華主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109-131，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乃凡（1995）台灣貧窮女性化的探討：女性戶長家戶貧窮現象之貫時性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清富（1992）貧窮變遷與家庭結構，*婦女與兩性學刊*，3: 41-57。

張清富（1993）台灣省貧窮趨勢與致貧因素之研究，台北市：豪峰。

鄭麗珍（2001）貧窮女性化與社會救助，*社會教育年刊*，49: 13-18。

薛承泰（1996）台灣地區單親戶的數量、分佈與特性：以 1990 年普查為例，*人口學刊*，17: 1-30。

薛承泰（2000）台灣地區單親戶之貧窮：以 1998 年為例，*台大社工學刊*，2: 151-189。

薛承泰（2002）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地區單人戶的特性：兼論老人單人戶之貧窮，*人口學刊*，25: 57-89。

薛承泰（2004）台灣地區貧窮女性化現象之探討：以 1990 年代為例，*人口學刊*，29: 95-121。

英文部分

Atkinson, A. B. 1987.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Econometrica* 55(4): 749-764.

- Beckerman, W. and S. Clark. 1982.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in Britain since 196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anchi, Suzanne M. 1999. "Feminization and Juvenilization of Poverty: Trends, Relative Risk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307-333.
- Blackorby, Charles and David Donaldson. 1980. "Ethical Indice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Econometrica* 48(4): 1053-1060.
- Citro, Constance F. and Robert T. Michael (ed.) 1995.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Clark, Stephen, Richard Hemming and David Ulph. 1981. "On Indice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The Economic Journal* 91(362): 515-526.
- Creedy, J. 1998.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2: 236-246.
- Foster, James, Joel Greer and Erik Thorbecke. 1984.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52(3): 761-766.
- Garfinkel McLanahan, Irwin and Sara McLanahan 198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Nature, Causes, and a Partial Cure." In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Donald Tomaskovic-Devey. Boulder/London: Westview Press.
- Goldberg and Kremen 1990.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Discovered in America." In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Only in America?* Edited by Gertrude Schaffner Goldberg and Eleanor Kreme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Hoffman, Emily P. 1992.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The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21: 19-31.
- Jenkins, Stephen P. and Peter J. Lambert 1997. "Three 'I's of Poverty Curves, with An Analysis of UK Poverty Trend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9(3): 317-327.
- Jones, John Paul and Janet E. Kodras 1990. "Restructured Regions and Families:

-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the U.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2): 163-183.
- Kakwani, N. 1980. “On a Class of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48(2): 437-446.
- Kelso, William A. 1994.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cLanahan S. S., A. Sorenson, and D. Watson 1989. “Sex Differences in Poverty, 1950-80.”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Society* 15(1): 102-122.
- Northrop, Emily M. 1990.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The Demographic Factor and the Compo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4(1): 145-160.
- . 1994. *The Diminished Anti-Poverty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the Shift to Services, and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New York/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Osberg, Lars and Kuan Xu 2000.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overty Intensity: Index Decomposition and Bootstrap Inference.”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5(1): 51-81.
- Pearce, D. 197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men, Work and Welfare.”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11: 128-136.
- . 1988. “Farewell to Alms: Women’s Fare Under Welfare.” Pp. 502-515 in *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edited by Freeman J. CA: Mountain View, Mayfield, 3rd ed.
- . 1990. “Welfare is not for Women: Why the War on Poverty Cannot Conquer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edited by Linda Gor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Pressman, Steven 1989. “Comment on Peterson’s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3(1): 231-238.
- Rodgers, Harrell R. 1990. *Poor Women, Poor Families: The Economic Plight of America’s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 Rodgers, John L. and Joan R. Rodgers 1991. "Measuring the Intensity of Poverty Among Subpopulation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6(2): 338-361.
- Ruggles, Patricia 1990. *Drawing the Line: Alternative Poverty Measur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 Sen, Amartya 1976.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Econometrica* 44(2): 219-231.
- Shorrocks, Anthony F. 1995. "Revisiting the Sen Poverty Index." *Econometrica* 63(5): 1225-1230.
- Takayama, Noriyuki 1979. "Poverty,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ir Measures: Professor Sen's Axiomatic Approach Reconsidered." *Econometrica* 47(3): 747-760.
- Thon, D. 1979. "On Measuring Povert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5(June): 429-439.